清帝与戏剧

■ 李金飞

到了清代，以起源于江南昆曲，发展为国粹的京剧代表的戏剧已经不仅限于宫廷墙内、皇家大院中，而是逐渐成为各全社会都参与的一项活动，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朝皇帝对于戏剧基本持两种态度，一方面出于喜欢，给与支持，有些甚至皇帝还对戏剧产生浓厚的兴趣达到痴迷的程度，另一方面鉴于戏剧带来的种种不好影响，引发的一系列威胁着统治的问题，清帝又对其进行严厉的禁止。因此，就戏剧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清帝观察其统治的一面镜子。

一、清帝认识的戏剧

清帝对于戏剧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除将其作为娱乐活动外，戏剧也渐渐发展成为抽象的概念，成为一个有特殊含义的名词代表。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圆明园失火，在场的众人都奋力救火，但是那木图、那沁、兆德、保平、万福、李景皋等人却找地躲着，没有参与救火，乾隆皇帝为此大为生气，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伊等既不能奋勉出力，更图安逸，殊属不堪，……由窗内观看，伊身系满洲，不思奋勉，视同戏剧其心实不可问。"(《清高宗实录》，卷六八六，乾隆二十八年五月辛酉)最终给了他们革职发往新疆伊犁给厄鲁特为奴的惩罚，这里乾隆皇帝用戏剧一词来形容那木图等人把现实中的的大火当成台上演的戏剧——那木图等人并没有真的把圆明园失火当做戏剧里的失火，其不救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害怕。因此戏剧一词有与现实存在相反与自身无关的一层意思。

就戏剧本身来说，在重大节日和时期作为一种特殊交流形式来表达深刻的含义，而在清室皇家也有着其独特的情感传递，清朝的万寿节是皇帝、太后等寿辰的专门节日，是极其隆重、全民共庆的一个节日，"本朝万寿节，王公大臣文武职官等咸蟒袍补服，于黎明时排班圆明园之正大光明殿前，三品以下者排班于出入贤良门外。上龙袍珠冠入坐，鸿胪官唱排班，引导宣赞，一如大朝仪。上受贺毕，始还宫。如遇上幸木兰时，诸王大臣则齐集午门外遥祝万寿云。"(昭槤撰；冬青校点《啸亭杂录〈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P276)而戏剧作为庆祝的一个重要环节，历来受到清帝的支持，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在举行万寿节庆祝时曾说："循例举行庆典，难却臣民之请，实不忍以幸值庆辰，遽思行乐也，即如所演大庆戏剧，原系皇考恭祝皇祖万寿旧本，从前圣母皇太后五旬、六旬、七旬、八旬万寿庆节，朕屡加增改。"(《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〇，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戊午)也就是说，戏剧作为清皇室最高规格的庆祝活动向有传承之例，到了乾隆时期甚至组织"御用文人创编了专为万寿节演出的剧目'九九大庆'"。这使得戏剧达到了最高级别的发展，所谓九九大庆乃是："于万寿令节前后，奏演群仙神道添寿锡禧，以及黄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谓之《九九大庆》。"(昭槤撰；冬青校点《啸亭杂录〈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P267)戏剧可以说对于这些场合是不可缺少的，就戏剧的娱乐性和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享受而言，是其他活动所不可比拟的。

此外，戏剧除了作为皇家有意义的庆祝活动，在当时与其周国家交流时也有着深刻含义，"康雍乾盛世"时，作为"天朝上国"的清朝，享受着"万邦来朝"的荣耀，在处理与周边国关系的时候，戏剧也作为一个重要文化符号来传达着清帝的思想。乾隆五十八年，作为清朝藩属国

万方数据

之一的安南国,其国王去世,派使臣向乾隆皇帝告哀,乾隆皇帝为表达对安南国的尊重,告诫沿途各官员"因其国王物故,赴京告哀,到广西省城,并经过沿途省份,止应照常备饭,以示款接,所有筵宴演戏之事应行停止。"为了不引起安南使臣的误解,乾隆皇帝让地方官员"当晓谕该使臣,以伊等系为赴京告哀,是以体恤私情,不便举行筵宴,唱演戏剧,此于礼节宜然。"(《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三,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庚辰)在这里戏剧在皇帝心中代表的是一种快乐积极的文化符号,而此时安南国王去世,因此停止戏剧的演出正是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悼。

二、清帝对把握戏剧的度的理解

虽然戏剧对于皇室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事实上,在清帝的眼中,并没有赋予戏剧更多积极的角色定位,戏剧除去作为娱乐活动和象征意义的文化代表外,从深层次上考虑,清帝更多的则是把戏剧与其统治结合在一起,通过戏剧看其统治,尤其是戏剧所带来的于官于民的危害,更是清帝所关注的。

清帝认为戏剧的存在本身是正常的,"民闲扮演戏剧,原以藉谋生计。地方官偶遇年节,雇觅外间戏班演唱,原所不禁。"(《清仁宗实录》,卷四五,嘉庆四年五月丁丑)戏剧本是某些穷人解决生计问题的一个行业,最初戏剧也是演给有钱人看的,但是到了有钱人乃至官员的生活中,则成了精神享受、走向奢侈的一个表现,由戏剧所引发的官员腐败等问题也正是清帝所担忧的。乾隆帝于五十九年到达津淀视察时,一再强调地方官员不得讲排场,乾隆帝认为:"戏剧杂伎,踵事增华,徒滋糜费,殊非仰体朕问民疾苦。"乾隆皇帝是从现实出发,超越戏剧的娱乐性来看戏剧,乾隆皇帝之所以会把戏剧和民间疾苦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认为官员如果不能正确把握戏剧的度,就容易导致劳民伤财,进而增加百姓负担,从而影响官民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其统治是极其不利的,"于灯节时有按里派银扮演戏剧之事情,不特有玷官方,抑且派累扰民。"(《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七六,乾隆六十年四月己丑)因此,于官来说,对于沉迷戏剧掺杂着额外的金钱交易,即便是在节日庆祝时,也要有个度,不可过度,要防止因过度沉迷戏剧而引发的不利用清帝统治的问题。

此外,针对官员由于过度沉迷戏剧而自己私养戏班这一腐败现象,清帝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危害:"若署内自养戏班,则习俗攸关,奢糜妄费,并恐启旷废公事之渐,况朕闻近年各省督抚两司署内教演优人,及宴会酒食之费,并不出己资,多系首县承办。首县复敛之于各州县率皆缩小民之膏,供大吏之娱乐,辗转苛派,受害仍在吾民。"(《清仁宗实录》,卷四五,嘉庆四年五月丁丑)因官员个人沉迷戏剧引起的腐败,最终会导致劳民伤财,因此,清帝对于官员观看戏剧始终以限制、告诫为主。从总体上看,清帝是允许戏剧作为一个行业正常存在的,只是鉴于官员由此引发的过度花费,导致的劳民伤财,是清帝不愿看到的。

除了告诫广大官员不可过度沉湎戏剧外,对于八旗这一特殊群体不可沉迷戏剧的告诫也是特别严厉的。八旗军曾是清朝统治的支柱,雍正帝曾说:"八旗为国家之本,时廑朕怀。教必先而率必谨。尔等司统率者,立心则教勉以忠敬,行事则教勉以公勤,居家则教勉以节俭,技勇则教勉以精熟。守定满洲从来尊君亲上淳朴之善俗,永邀上天之眷佑,以成至治之风。岂惟我君臣现蒙其福,我国家万亿斯年子子孙孙长享生平之道,皆本于此。尚其勉诸。"(于敏中 《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1207页)由此可见,清帝对于八旗是极其重视,但是到了乾隆年间,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八旗军却逐渐丧失原有的锐气,不断走向衰落,这之中有着各种原因。在清帝眼中,旗人的堕落也戏剧有着密切关系,甚至直接把八旗兵堕落、腐败比喻成戏剧,道光帝看到"兵丁扮作戏剧。荡检踰闲,不成事体。兵弁习勤讲武,日久自成劲旅,似此违例执法,尚安望其折冲御侮也。"(《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三,道光十八年八月庚辰)士兵沉迷戏剧则导致其意志消沉,战斗力降低。清帝对于旗人沉迷戏剧的惩罚也是很严重的,因为这在清朝皇帝看来是有损旗人形象,是不利于维护统治的事情,"乃图桑阿等均在本旗披甲辄行登台装演。甘与优伶为伍。实属有玷旗人颜面。图桑阿、乌云珠、德泰、全魁、李惠等五犯、着即照所拟销去本身户籍。发往伊犁充当苦差。"(《清仁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九,嘉庆十一年十月乙未)不论是官员还是旗人乃至社会各阶层一旦对戏剧的喜爱超过了度,则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清帝比较注重的是如何不致使他们对戏剧沉迷过度。

戏剧在下层老百姓中由最初的一项谋生职业到有钱人的精神娱乐活动,逐渐普及开来后,成为个阶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清帝看来与戏剧有关的地方风俗、治安才是关注的重点,一方面就演戏的地方而言,往往会随着人群的聚集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浙江、江苏接壤地方。春间多开花鼓戏场。其始不过祀神报赛。恃在法所不禁。遂至男女犹杂。搬演淫亵戏剧。秋间

万方数据

则为斗蟋蟀之会。名曰册场。而演戏开册之处。各种赌博。无所不有。外来船只聚集。恒以千计。其窝倡窝赃情形。与花会相同。且该犯等往往于两省接壤。或两府两县交界地方聚集。一闻往拏。即遁入他境。不过数里。顷刻可至。”(《清宣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五,道光八年十月丙戌)戏剧演出的地方也是人群集中的城所,各色人来,各行业也开始聚集,因此往往会产生连锁反应,引发一些问题,直接威胁着地方治安。另一方面就戏剧演出的内容而言,某些不良内容的传播也会败坏风俗,“演唱淫词艳曲,及好勇斗狠戏剧,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第17册“嘉庆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P446~447)戏剧既是与地方治安结合在一起,那么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清帝也会对其进行限制甚至禁止。

从总体上看清帝对于戏剧担忧也是居多,因此清帝为防止由戏剧引发的一系列不良影响,基本上对其进行严格限制,“京城地方,有开设酒馆戏园,名曰某堂某庄,闻各衙门官员,自公退食,常集于此,更有外省大吏进京,亦借此地为燕会之所。实为杜渐防微起见,京师为四方辐辏之地,绅士商民等偶尔燕会,鼓吹休明,原所不禁,即各衙门官员遇有喜庆公会等事,或于某堂某庄戏剧燕会,亦属事之所有。至于无故游燕酒馆戏园,本干例禁。嗣后著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巡城御史,于外城开设酒馆戏园处所,随时查禁。如果有官员等,或改装潜往,或无故于某庄游燕者,据实查参,即王公大臣,亦不得意存徇隐。”(托津等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七十四,吏部61,“处分例·严禁·燕游”,P8)戏院的开设有着严格的规定,而清帝也是以检查当朝官员为主。

但是因为戏剧存在本身也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许多下层社会的人也是靠这来生存,加上清室皇家也需要戏剧,清帝认识到这一点后,也就没有对其实施完全的禁止,清帝明确表示,在斋戒期等特殊日子是禁止戏剧演出的,但是平时却是允许的,“凡遇斋戒日期、并祈雨斋戒及祭日。所有戏园、概不准演唱戏剧。……恐民闲以演剧营生者。转致失业向隅。核之定例。亦未符合。嗣后若非斋戒之期。仍毋庸饬禁。”(《清仁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八,嘉庆十二年四月丁酉)就是说在特殊节日过后,允许戏剧的正常开演,这也基本表明了有限制的禁止是清帝的一个态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长弓】

南信息苑

第十三届长三角地区党校校长论坛在铜陵举行

[本刊讯] 近日,由上海市委党校、江苏省委党校、浙江省委党校、安徽省委党校共同支持,铜陵市委党校主办,《江南论坛》杂志社协办的第十三届长三角地区党校校长论坛暨主业主课培训班在安徽铜陵市委党校举行。

本次论坛得到中央党校支持。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同志对此次论坛活动很关注,亲自批示安排副秘书长、地方党校工作指导联席会副组长冯秋婷同志到会作指导讲话,安排副教育长、教授、博导柳建辉同志,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曾业松同志分别作《关于主业主课的几个问题》和《加强智库建设,发挥思想库作用》主题报告,让论坛跃上了新台阶、开辟了新局面。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张岳峰同志、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郭庆松同志,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巡视员王家相同志,中共铜陵市委书记李猛同志,中共铜陵市委副书记、党校校长单向前同志等领导出席论坛开幕式。

这是安徽省市属党校首次主办长三角地区党校校长论坛。来自安徽、上海 、浙江、江苏四省市95家市、县(区)的党校校长及代表和其他省的特邀代表200余人出席。本届论坛紧紧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精神,以更高水平推进党校事业全面发展”这一主题开展研讨。

长三角地区党校校长论坛是一个历史较长、影响较大、传递正能量较强的合作交流平台,现已连续举办了十三届。参会党校一致反映,每一届论坛都有不同的主题与特色,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2017年第十四届长三角地区党校校长论坛将由上海市杨浦区委主办。 (王凤良)

万方数据